今又重阳忆伟人

□马国福

1976年9月9日，巨星陨落，山河含悲，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溘然长逝，走完八十三载波澜壮阔的人生征程。时至2026年9月9日，恰逢伟人逝世五十周年。半世光阴流转，人民对领袖的缅怀与敬仰，历久弥深。伟人建立的不朽功勋，化作巍峨丰碑镌刻于民族史册；他的思想与精神跨越时空，至今滋养中华大地，影响华夏与世界。在亿万人民心中，毛泽东早已不只是历史伟人，更是永不褪色的精神旗帜，长存于百姓心底。

毛泽东同志（1893—1976），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、战略家、理论家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爱国者与民族英雄，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，带领中国人民彻底改写了民族命运、重塑国家面貌。半个多世纪的奋斗征程，他缔造了震古烁今的伟业。没有毛泽东，便没有新中国；没有新中国，就没有今日华夏的繁荣昌盛。

有一种精神，穿越历史云烟，历久弥新；有一种怀念，饱经时代风雨，更臻醇厚。毛泽东，心怀苍生，以豪迈气魄挺起民族脊梁；毛泽东思想，是一笔闪耀真理光芒的宝贵精神财富，指引一代代人接续传递理想火种。

值此丙午重阳，秋风送菊，亿万人民以多种形式缅怀伟人，追忆他为中国革命、国家建设建立的不朽功绩。从带领人民翻身解放，到建国之后擘画治国方略，桩桩成就，皆是他对这片土地深沉的挚爱。缅怀伟人，不只是回望历史，更是汲取奋进力量，奔赴民族复兴的远大前程。

有感于此，笔者赋诗悼念伟人。诗作串联其一生革命、建国、兴邦历程，化用《采桑子·重阳》词境，嵌入“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”等经典论断，并撷取伟人视察河南、治理黄河、两次郑州会议等史实，再现一代伟人波澜壮阔的人生画卷。

岁岁重阳菊吐芳，年年秋肃念元良。
人生易老天难老，重读雄词慨九苍。
今又重阳风飒爽，黄花依旧馥沙场。
寥廓江天凝浩气，万里清霜铸脊梁。

韶山钟秀生英杰，少立宏图济世昌。
誓拯苍生离水火，敢凭孤志破玄荒。
问苍莽兮谁主世，挥毫年少慨兴亡。
自信人生二百载，击水沧溟气宇张。

国运沉沦山河碎，九州沉暮夜茫茫。
点燃星火燎原势，一纸雄文论渺茫。
坚信微芒吞暗夜，敢教赤县换新妆。
井冈巍巍擎赤帜，罗霄莽莽固戎疆。

险途万里风云壮，踏破千山履雪霜。
遵义城头定危局，拨正征帆渡瀚江。
雄师勇越千重险，壮士甘酬一寸肠。
不到长城非好汉，烽烟历尽见朝阳。

倭虏侵华山河咽，全民抗战启金章。
宏论持久明方略，笃定乾坤必胜方。
笑对强权轻鬼魅，豪言震世古今扬。
反动邪派为纸虎，人间正道是沧桑。

逐鹿中原平乱寇，挥师百万定八荒。
三载烽烟摧旧朽，一朝日出耀东方。
敢教日月换新天，热血千秋染昊苍。
雄师踏尽尘寰浊，四海归心拜禹邦。

天安城楼宣宏愿，华夏新生立庙堂。
百年屈辱随烟散，亿兆黎民做主郎。
立制安邦开伟业，兴工拓土启新章。
运筹社稷谋长治，体恤苍生念岁荒。

情牵中州黄河岸，几度巡豫看沧茫。
驻足兰考察洪患，登临邙岭问河防。
亲嘱山河安澜计，誓将黄水妥归章。
引黄润野兴黎亩，沃野千畴谷穗香。

郑州两度开宏会，纠偏正本扶农桑。
力破一平二调弊，严规等价换钱粮。
三级核算安乡社，队为基础固村疆。
慎戒急于臻共境，循规稳步振家邦。

长怀黎庶忧寒苦，久计民生岁月长。
欲教九州无馁冻，愿令四海尽安康。
筹谋基建通山海，擘画工业起城乡。
一拖落地兴农械，千行勃发振炎黄。

功成不恃升平业，长诫初心戒怠荒。
曾言长征初一步，宏图远景未遑遑。
两个务必铭筋骨，谦怀慎始守温良。
不骄不躁求真务，克俭克廉定国纲。

诗藏风骨凌秋宇，词载初心耀日光。
战地黄花香不改，秋风岁岁胜春光。
一身肝胆昭星月，满腹经纶济八荒。
伟业巍巍垂青史，高风浩浩贯穹苍。

今逢重九登高望，万里山河尽炜煌。
遍地秋英承浩气，满天霜色敬贤良。
千秋德泽滋华夏，万古英名炳宪章。
山河无恙华夏秀，盛世如君夙愿昌。

九九吟

★李剑友

时序迭轮又重阳，东篱金蕊绽花黄。
诗家甄字歌丰稔，骚客挥毫吟锦章。
儿女孝尊端寿酒，孙囡敬老购云裳。
人生莫道桑榆晚，暮岁征程尽瑞光。

重阳抒怀

★何玉浩

西风吹皱白龟寒，
重九郊原花木残。
纵使秋湖翻浪起，
徐行遣兴享清欢。



柿子红了

□赵军利

一树红柿，父爱绵长。

老家的院子里有一棵柿子树，是父亲年轻时种下的。如今它已经长得高大，枝干虬曲，像一位佝偻着背的老人，默默守护着这方小小的院落。

每到深秋，柿子便红了，像一盏盏小灯笼，密密匝匝地挂在枝头。父亲从不急着摘。他总说：“让它们再挂挂，等霜打了才甜呢。”于是那些红透了的柿子便在枝上悬着，迎着风，沐着霜，一天比一天柔软，一天比一天甘甜。其实我知道，父亲是在等我们回去。

成年后，我们兄妹三人，像离巢的飞鸟，散落在不同的地方。每到柿子红了的时节，父亲的电话便会一个接一个地打来：“柿子红了，什么时候回来？”声音里带着几分小心翼翼的期盼。可我们总是忙，这个周末要加班，那个周末孩子要上补习班。每每这时，父亲便在电话那头沉默一会儿，然后说：“不急，不急，柿子在树上挂得住。”

有一年，我总算赶在柿子最红的时候回到老家。推开院门，看见父亲正踩在木梯上，用一根竹竿轻轻拨弄着高处的柿子。听见门响，他回过头来，笑容立刻在满脸的皱纹里漾开：“回来啦，我给你摘柿子。”我连忙上前扶住梯子，看他颤巍巍地抬手，摘下一颗熟透了的柿子递到我手里。那柿子软软的，温温的，带着阳光的温度。我小心地咬开一个小口，吸溜一口，满嘴的甜，甜到了心里。

父亲站在梯子上，笑呵呵地看着我吃，眼睛眯成一条缝。那一刻，时光仿佛回溯二十年，我还是那个仰着头，盼父亲摘柿子的孩子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每年柿子红了的时候，父亲都会留几个最大的、最红的挂在树梢上，谁也不让摘。邻居们劝他：“摘下来吧，挂在树上多可惜。”他摇摇头：“留给孩子们回来吃。”可我们终究不能年年回去。那些柿子便一直在树上挂着，从深秋挂到初冬，从初冬挂到叶子落尽，像小小的红太阳，照亮了父亲绵长的等待。

前年冬天，天气特别冷。天气预报说要降温，父亲便早早打来电话：“要降温了，你们别回来了，下雪路滑。”我在电话里说：“我们周末回去看您。”他一听急了，声调高了几分：“别回来！我这儿一切都好，你们来回折腾啥？”我坚持要回，他便生气了，语气硬邦邦的：“我说别回来就别回来！明天我去你们那儿。”

第二天，父亲果然来了。坐了一个多小时的长途汽车，手里拎着一个蛇皮袋，里面装着三棵白菜、一兜萝卜、一捆青葱，还有一罐子腌好的咸菜。他站在门口，头发上结着白霜，脸冻得通红，却笑着说：“都是地里种的，新鲜。”我伸手接过袋子，触到他冰凉的手。我心疼地埋怨说：“这么冷的天，您何必跑一趟？我回去拿就行了。”他摆摆手：“你们忙，我在家闲着也是闲着。”

那袋菜，我吃了很久，每吃一口，都能品出父亲掌心的温度。

去年夏天，天气热得格外厉害，气温直逼四十度，柏油路都被晒软了。我正上班，忽然接到父亲的电话：“我在你小区门口，给你送点菜。”我赶紧请假往回赶，远远看见父亲站在树荫下，脚边放着一大袋蔬菜。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短袖，早已被汗水湿透，汗珠顺着脸颊往下流。看见我，他咧嘴一笑：“刚从地里摘的，趁着新鲜送过来。”

袋子里装着黄瓜、西红柿、豆角，还有嫩玉米。黄瓜、西红柿还带着露珠。

“这么热的天，您何苦跑一趟？”我心疼地埋怨。

“没事，我坐公交车来的，车上有空调。”他笑着说，“你们城里买的菜，哪有咱地里种的新鲜？”

我拉着父亲要上楼，他摇摇头：“不了，我这就回去。”说着便往公交站走。我追上去要给他买水喝，父亲连连推辞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塑料瓶，里面是大半瓶凉白开。

我看着父亲上了公交车，佝偻的身影在车窗里渐渐远去，我的眼泪突然落了下来。

岁月流转，我们早已长大，各自安家，奔波于自己的生活。可父亲始终未变，他把地里的菜种得好好的，把柿子留在树上等候，在每一个严寒、酷暑、风雨的日子里，时时惦记着我们，却又怕打扰我们的生活。

多少年来，父亲把所有的牵挂，藏在那一袋袋新鲜的蔬菜里，藏在一树红彤彤的柿子里，藏在那一句“别回来”硬邦邦的话语里。这份父爱，如同故乡的老井，深沉安静，不事张扬，却源源不断，滋养岁月。

秋意深了，秋风飒飒，傍晚时分，我站在阳台上，望着西天漫卷的绚烂晚霞，不由想起老家的柿子树，想起了老父亲。重阳节到了，祝父亲大人身体健康，岁岁安康。

声明：本平台旨在宣传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讴歌时代新风，传播社会正能量。融新闻性、知识性于一体，纯属公益，凡经本平台采用的稿件均无稿酬。敬请谅解！

值班总编：梁国强 本报地址：县融媒体中心六楼 编辑部电话：7065556 投递部电话：15639976822 法律顾问：陈鹏阁 电话：15037595699